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識小錄卷二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王璵

謄錄監生_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八

南北史識小錄

史鈔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南史識小錄八卷北史識小錄八卷

國朝沈名蓀朱昆田全編名蓀字澗芳錢塘人
昆田字文盎秀水人彞尊之子也是書倣兩
漢博聞之例取南北二史摘其字句之鮮華

事跡之新異者摘錄成編不分門目惟以原書次第臚列而各著其篇名亦不加訓釋惟畧舉數字標目以原文載于其下著是語之緣起而已文獻通考載陳正敏之言曰李延壽作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刊畧穰詞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機詳謠讖特為繁猥又引司馬光之言亦謂李延壽書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蓋自沈

約宋書以下大抵競標藻采務撫異聞詞每涉乎儻裁事或取諸小說延壽因仍舊習未盡前除宜為論者之所惜然揆以史體固曰稍乖至於賦手取材詩人隸事則樵蘓涉獵捃拾靡窮此譬如枘瘤為病而製枕者反貴其文理也名孫等擷其精華以備選用使遺文瑣事披卷燦然其書雖作自近人其所採錄則皆唐以前事與藝文類聚諸書約畧相

似存以備考愈於冗雜之類書多矣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錄卷一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宋本紀

神光照室

武帝生時

盡明

甘露降於墓樹

帝生時

卧講堂

帝嘗

遊竹林寺獨

前有五色龍章

妙善占墓

時有孔恭者

龍形更大

帝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

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

負社錢

帝嘗

刀進

青衣擣藥

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經覘見童子數人皆

曰——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

之皆散仍黃藥帝患手創積年不愈經下邳逆旅會一

愈擣菹一擲百萬石之儲劉毅乃家無擔酷似其舅又

何無忌劉牢之之油帔冠樹帝義軍進至覆舟山張疑

谷草間求活帝禦盧循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孟昶

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幡鼓賊方江而下帝躬

力擊麾竿軍次左里將戰帝麾勿跋扈付丁昨丁昨驍

時人語曰——薪採漁釣百姓皆責稅直四廢日帝平江陵

尉遇一佐獲六鐘廬江霍山泯夏帝九錫文衝櫓

史白遷日不許龍漠同上申鳥散魚潰同上陵波

憑湍同上致屈井絡連旂同上擅華同上銅鐘十二

漢中成回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嘉禾九穗同莖縣

人宗曜於其田獲沖讓帝以獻晉帝以歸出古銅禮器

十餘枚江濱自開五虹見於東方占璧三十

二鎮金一餅冀州道人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

劉氏卜世之數也與之斷金銀塗二年日不暇給且所不

解

初朝廷未脩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

好之故

虎魄枕

寧州嘗獻一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一療金創上大悅命碎

不習耳

局脚牀

有司奏東西堂施一療金創上大悅命碎

布

廣州獻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其精

連齒木屐

葛燈籠麻繩拂

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

土障壁上掛一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以上武帝

紀親自酤賣

少帝於華林園為列肆左右引船唱呼以為

歡樂○以釁末

道子開其禍端嶮縱能○以上學而黑龍

上少帝紀

負舟

文帝車駕在道有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吾不

德以

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帝採富陽令諸葛闡議屬

鑄四銖錢

七年冬

冲邈

詔或履道廣深執德

立玄素學

上好儒雅命丹陽尹

何尚之

文學各聚

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

栽松栢六百株

詔奉聖眉速議承襲及令修廟四時饗祀并命蠲近墓五家供洒掃

修東耕

命刺史郡

元嘉新歷

元嘉二十二年改用今

使爾識有饑苦

宴於武張堂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盱食不至有饑色上誠之

曰汝曹少長豐佚

不見百姓艱難知以節儉期物也

河濟俱清

二十四年夏四

月制大錢一當兩

以貨貴

次年罷

地鏡

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

地中如水有僑舊

二十六年復丹徒縣

歲租布之半

咸荷擔而立

魏

太

武率大衆至瓜步聲欲渡

江都下震懼

猛獸入郭

二十八年

內為災

輦

輦

帝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以

烏皮緣欲易紫皮上以竹箬未至於壞

紫色貴並不聽

改其率素如此

讀書七行俱下

孝

張侯側有人風骨瞻

○以上文帝紀

視非常士也

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遣尚

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

服觀之

孝伯出

紫雲蔭牙

語人曰云云

紫雲蔭牙

孝武建牙軍門其日景色

禁

人車及酒肆器用銅

孝建三年

樵米

遣使檢明賜以

雙

大明元年都下雨水

雙

遣使檢明賜以

雙

雙

人車及酒肆器用銅

孝建三年

樵米

遣使檢明賜以

雙

雙

雙

橘連理

芳草琴堂東西有

改為連理堂

梁拱間有紫氣

景陽樓上層西南

改為慶雲樓

鴟尾中央生嘉禾

清暑殿西薨一株五莖改為

嘉禾

嘉禾

田農要月

大明二年三月以命大官停殺牛

華雪

大明五年正月朔

為六出

旌延國胄

詔以來歲修葺庠序

上林苑內士庶丘墓

還合葬

詔欲

者勿禁

賜女子百戶牛酒

白雀年

集華蓋

上大閱水師於中江有司奏改元為神雀

詔不許

俄頃數斗

帝末

年為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
憑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

色○以上
孝武帝紀

鑄二銖錢

前廢帝景和元年

麟奴

帝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欲

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
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為
改姓謝氏以文帝第十女新蔡

公主為貴嬪夫人
矯言公主薨空設喪事焉
原蕩大赦賊汚淫盜悉皆隨羣巫

捕鬼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婦不從斬之少時夢游後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

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帝與山

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
屏除侍衛親自射之
大呼寂寂壽寂之懷刀直入帝

者三乃崩書不長進孝武西巡帝啟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曰

條頑固孝武讓帝曰何病人間多鬼可畏太后疾篤呼

耳頑固以頑固乃爾病人間多鬼可畏太后疾篤呼
那可往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太后怒語面侍者云云

首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

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一左右三十人○以上前廢帝紀

白紗帽

明帝升西堂登御座事出倉卒

央履跣猶著烏紗帽建安王休仁呼主衣以代之

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泰始二年

令人

減此各有差

用古錢

二年斷新錢用古錢

雜衣千領金釵

千枚賜北伐將士

三年九月以皇后六宮以下

雨草

四年正月朔

於宮 巨人跡

泰豫元年正月見西池水上

駟字

帝末年多忌諱改駟

馬字為馬邊瓜以

且給三百年

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一期盡更請

白汝家門

宣陽門謂之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左先祭土丞江謚嘗誤犯上變色曰

神

移床修壁

文士為祝策如大祭饗

使言為詔勅

阮佃夫楊運長王

一

缺十除

郡守令長以賄命

大張橐

胡母顥專

可時人語曰禾絹開眼諾

夢反

帝夜遣就郡殺之

殿

內埋錢

明帝令小黃門於以為私藏

蜜漬鯁

帝以食數升

噉

腊肉常至二百

帝以上明帝紀

自稱李將軍

廢

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

能緣漆帳竿

帝五

呼帝為李氏子帝亦

嘗著小褲

不服衣冠白梧數十各有

名號

有

見有嚙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之

為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屍流血然殿後為樂左右人

上養驢躍靈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酒肉之費帝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

每從之游持數千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帝出逢婚姻錢為

以為歡適蒜氣帝察孫超有鍛銀裁衣作帽凡諸

鄙事過目則能莫不精絕執管便韻未嘗吹簫賭跳帝與左

胡伎為樂又偷狗帝往青園尼寺新安寺伺織女度於蠻岡

七夕令楊玉夫東阿羶幄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卧於報已仁壽殿中遇弒

以上後端華順帝姿貌佛盖王敬則以兵陳於殿庭廢帝紀眉目如畫逼帝遜位於齊帝逃於

上順帝紀
以下○以開端樹隙
垂之後人
翦落洪枝
飲不待慮

魚服忘反

方復藏璽懷

危冠短制

孤征○以上論

齊本紀

鱗文徧體

高帝姿表英異龍穎鐘聲

桑似華蓋

宅南有樹

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
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
帝年數歲編櫟皮為馬

具裝

帝奉命討張淹軍容寡闕
折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

單車白服帝拒

桂陽王休範
出新亭
畫腹為射的

蒼梧王欲害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

畫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
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
自佳射棚
蒼梧

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
無復射不如一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帝膺蒼

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又刻木為帝形畫腹
為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龍

驤赤入蒼梧既就帝乘常所騎赤馬鬚髯盡張眼光如電

召表彖褚彖回劉彖節計議帝以事讓
彖節彖節未答帝則手事須及熱王敬

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
曰今日誰敢復動帝頭帝遣諸將攻之精手

王蘊將數百帶甲赴彖九縣帝策文威侮五行虔
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劉即九州也

海水羣飛同神厭靈寅車同上登板而先驅角城高

壘同上指日淪陷應路同上據有石頭志犯秋雲競爽同上

正情與皎日同亮雲布霧散光被六幽上同秬草景星上

明畧與一一一騰芳於郊鳳舉四維龍騰八表上同管穴兼太史令

是以一一垂暉於清漢文建陳符瑞天井湖出綿建元元年荊州一一一師子

云脩陳一一魏獻一一一皮袴褶蠕蠕國遣使欲俱攻玉戒導主衣中有之源命

打破黃紗帳紫皮履帝內殿施一一一宮人著一一當

之使黃金與土同價帝每曰使我臨天下十不許易行帝性

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夢乘青

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一一其宏厚如此華表龍鳴帝舊

龍上天西行逐日始帝年十七時嘗一一

塋在武進所樹一石
柱忽然一響振山谷
第十九子參軍崔靈建夢天謂

浪井

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湧若浪

其地又响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黃瑞應圖云刻石山會稽

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

刻石山

剡縣

有山名一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草肅肅王子年歌曰

熟鱗身甲體永興福天雨石帝即位之月滎陽郡人尹

墜地開有玉璽在其中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
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千奉璽赴雍州
刺史蕭赤斧赤斧以著孔雀羽衣裳武帝年十三夢人
獻○以上高帝紀以筆畫身左右為

兩翅又一一一一空雙刀雙貝帝少時得異錢文
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為北斗星一一

一及有人清聲傳漏響上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佛圖
形帶劍焉集聞山中有

又於山累石為一一其側忽生一雲垂蔭上將討戴凱
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疎有殊羣木之大饗士卒

是日大熱上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無雨而川流暴起
終而有正當會所會罷乃散

及為廣興相嶺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通樹葉皆赤
上部伍既至一一遂得利涉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大九日臺立商飈館於孫陵黃光
風興興偏甚一一一岡世呼為一一

竟天

八年六月大雷雨一金簾九年林邑赤火南流魏

謠言一喪南國有沙門自北賁此火而至色赤

於常火而微以療疾有驗咸云聖火禁之不止火灸至

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密以還鄉邑惟設茶餅遺詔

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

牲為祭祭一飲于飯酒雕綺帝頗喜游宴一未

脯而已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雕綺帝頗喜游宴一未

能頓遣○以擲鏡鑷高帝為相王鎮東府時廢帝年五

上武帝紀歲戲牀前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

問之曰兒言我誰即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三望車

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一一

帝為南郡王給皇孫手書不得妄出鬱林善隸書武帝

皂輪一一一

一以貴之

篇鈞

鬱林別作一一兼善效人書今見作

天王便是大罪

鬱林為皇孫時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鬱林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

婆佛言有福生帝王家

截壁為閣

鬱林居文惠太子喪問訊太妃

於太妃房內往何氏楊婆鬱林在西州令女巫巫楊氏禱問每入輒彌時不出楊婆鬱林在西州令女巫巫楊氏禱

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一兒謂蓋此徵也喜字武帝有疾又令

以來人間有一兒謂蓋此徵也喜字武帝有疾又令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一而作三十六小一統

之名鷹快犬

多聚一以梁肉奉之

便如此不當匆匆耶

武帝梓宮

下渚鬱林於端門奉辭輜輶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裁入閣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時司空王敬

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此政是內人哭響徹耳擲塗鬱林多

崇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
褻一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我昔思汝一個不得鬱

每見錢曰今日得用汝未紅穀禪鬱林在宮內嘗裸袒著

永和服甘草杖武帝御物一三失履西昌侯鸞率

戎服加朱衣於上皇犬子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

比入門一破後帽永明中百姓忽著一帽自蕭

是移點於外破後帽永明中百姓忽著一帽自蕭

名為一破後帽永明中百姓忽著一帽自蕭

林王思食蒸魚菜海陵立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

紀相擊於地謂之以鐵以燕支為朱衣武帝時

鬪鑿永明中市里小兒以鐵以燕支為朱衣武帝時

朝士倚勸時又以生紗為帽半其裘而析之纏帷車

皆服之號曰一○以上廢帝海陵王紀纏帷車

明帝以西昌侯為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誤燒牛鼻帝
侯舊乘——帝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

下帷公事混挽販食雕文篆刻帝即位詔自今——
人擔火——

煮土為粥永泰元年沔北諸郡為魏所攻相繼亡敗皂
新野太守劉忌隨宜應接食盡——

筴餘灤帝用——訖授——與裹蒸十字畫之大官進
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

片破之餘充晚食將南則詭言之北帝性猜忌亟行誅
戮信道術用計數

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白魚為藥帝初有疾無
——皆不以實

莫知及疾篤勅臺省府署之簿求——連色尚書令徐孝
——外始知之○以上明帝紀

人昏——以真銀盃牢燭又以——侈縷亦虧曩制淮
蓋出近俗宜停之請與連色真銀盃並停

水變赤

東昏永元元年

如血

捕鼠達旦

東昏在東宮

嘗夜

以為笑樂

喉痛

明帝崩東昏每當哭輒云

秃秋啼

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

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秃秋啼來乎

黃案包裹魚肉

闡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悉是五省黃案

七寶縛稍

拜潘氏為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錦織成袴褶金薄帽執

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

戎服急裝縛袴

東昏著絳衫以為常服不變

寒暑蟲器

東昏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酌水飲之復上馳去

雕巧

馬乘具用錦繡處患

為雨所濕織雜采珠為覆蒙備諸

射雉場

置百十六處

二璫

瑁帖箭翳中

帷帳及步障皆袷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

鷹犬隊主媒翳隊主

每出輒與

徐令孫——
俞靈韻齊馬而走
擔幢東昏能——
倒——
在幢抄者必致踉傷其後

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
金華玉鏡
擔幢諸校具服飾皆自
製之綴以——
衆

寶木馬
東昏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為作——
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善騎屏

除一月二十餘出不欲令人見驅斥百姓數十里皆空
家盡室巷陌縣慢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
高障

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
皆奏鼓吹羗胡伎鼓角橫吹
移產寄室——
至於乳婦婚姻

或與病棄屍
不得殯塋
鼠食兩眼
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
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

都盡
藏朱雀航南酒壚中
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
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

夜方得羽儀而歸
汝見麀鹿亦不射耶
喜游獵不避危
險至蔣山定林

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為軍人所得欲射殺之
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

仍百箭俱發

長圍

貴人富室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圍之舍每
還宮常至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

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
啼號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為

火諸殿蕩盡左右一能讀西京賦云
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

飛仙帳

又別為潘妃起

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巾飾以金璧其玉壽中作
四面繡綺窻間畫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

鑿金銀為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
炬為之玩飾棖桷之端悉垂玲佩

鈿笛

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

以玉九子鈴

莊嚴寺有塔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
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

殿酷不別畫

東昏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
桷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

一一但取步步步生蓮華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
綯曜而已行其上曰此一一也

麝香塗壁

塗壁皆以麝香錦純用琉璃武帝興光樓上
幔珠簾窮極其麗純用琉璃施青漆世人謂

之青樓帝曰武帝不虎珀釧潘妃服御極選珍寶主衣
巧何不一一一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

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一白鷺線又訂出雄雉頭鶴髦
一一一隻直百七十萬

復窮挿葉繁華又以閼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
已種樹朝種夕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

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
皆移掘一一一取玩俄頃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

之中至便焦燥紛金以為泥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
紆往還無復已極

買金不問多少限解菜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絳經
以賤價又不還直杖衣悉簾布羣小來弔盤旋地

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左右直長閹豎
王寶孫諸人共營者羞云為天子——
稗販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

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市令以潘妃為——
宮人閹豎共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
實中荻帝小有得失潘

則與杖乃勅虎賁威儀不得進——
大荆子閹內不得進——
綠絲屨潘妃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

潘妃酤酒又開渠立球躬自引船球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閹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

魔媼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
縛菰入樂游人馬忽驚問

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
為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上
紙鎧尚書舊事
張弓拔

白蕭衍師至大桁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
虛設鎧馬齋伏千人皆——
出東掖門稱蔣王出

以金玉為鎧仗於華光殿立軍壘——
臨陣詐被劍勢以板擱將去以此厭勝親自

銀蓮葉具裝鎧

每夜嚴警帝於殿內騎馬於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

賊來獨取我耶

蕭衍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

請之帝曰

精仗

催御府細作三百人須圍解以擬屏除

吹笙歌作

女兒子

帝在含德殿

稷等兵入直後張齊弑之○以上廢帝東昏侯紀

我死不須金

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而遷和帝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占殊事魏

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頷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

加摺下屋白紗帽

齊末百姓皆著

焉

逐鹿帽

東昏又令左右作

斷之於是百姓皆反

裙向下此服祆也

甚狹窄後來果有逐鹿之事

鳳度三橋

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窹其口而舒兩翅名曰

反縛黃麗

裴向後總而結

之名曰————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黃麗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以上齊和帝紀

梁本紀

枯骨縱橫

齊高與蕭順之共登金牛山路側有——齊高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

骨者朱雀橋南一長者

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蕭順之聞難作率家兵據朱雀橋

回覘人還告曰

————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

夢抱日

武帝母張

氏————已而有娠遂產帝

舌文八字

武帝——

映日無影

項有浮光身——

有文在右手曰武

帝武蹈空而行——帝為兒時能

室中常

有雲氣

所居

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

初為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

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

出此貴不可言

八友

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

任昉陸倕等並為竟陵王

我曹武將譬如韓上鴈

崔慧景既

齊武舊臣齊明憂之乃起帝鎮壽陽慧景白服來迎帝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元慶曰慧景反跡既彰實是

見賊之帝曰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容

貌衣冠皓然皆白

武帝赴救蕭誕行次熨斗洲有人長八尺

蕭王流血絳野

魏軍表裡受敵斬獲千軍

項有伏龍

有沙門自稱僧暉謂

帝曰君非人臣也

答書縛馬首

嘗有人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

見馬——殷勤——之——折角小牛車齊明性猜忌帝
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都避時嫌解遣部

曲嘗乘————齊明六貴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
每稱帝清儉勗勵朝臣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

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八要齊御刀茹法珍
更直內省分日帖勅世所謂——梅蟲兒豐勇之

等號為小引日月耳帝謂張宏策曰傳檄江南風之馳
——靡草不足比政——

兩空函定一州帝今王天武齋書與荊州蕭穎胄兄弟去
後謂張宏策曰——矣

蘭艾同焚帝謂張宏策曰若前途大毛人踰堞郢城有
事不捷故自——數百——

鵲磯蓋城之精也兩龍導引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
——且泣因投黃有——左右莫不

見和欺密相欺變者為——蟲兒法珍等曰今日敗於
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

桓和可謂

黃油裹首

張稷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

除蕩

帝下

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可詳檢前源悉皆

排危

帝九錫文冒險

焚廬毀帳

同上

弱

同上漢南

乘山置壘縈川自固

同上烏集

同

上公御此陵茲地險

桴旂

同上臨應時遞潰

風激電駭

同上

清猷映世

同上

驅率貌貅

抑揚霆電

同上將魚

同上極其

變風以雅

同上

被同上公銘鈞所

樵

髻髻首夷歌請吏

同上

累繭救宋重臆存楚

府僚請受相國梁公牋

玉馬駿奔金板出地

同上

去

表微子之冤

海若登

祗

同上故能使社

玉鏤騏驎金鏤玉壁水精環

南兖州隊

主陳文興於宣武城內鑿井得後門帝請立選簿表甲族以二十登仕

宏獎風流以過立試吏豈所以刊革同此實巨毀柰天綱彫蠹尤宜

絕地紐策禪谷滿川枯山飛鬼哭同卿雲叢天上同蓄響藏

真詔不求聞達騰奏同上各依名謗木函詔若肉食

欲有橫議可犀兕徒弊龍蛇方縣同上擯壓同上身才高

能歌鸚鵡天監元年交州獻盤龍火爐翔鳳硯蓋有司奏吳

令唐傭鑄詔禁錮終身鳳皇銜書伎四年省三象入

建鄴六年搜薦七年詔于州郡縣置州望山車十年見臨

城金席

十年婆利

根根

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百姓

大懼二

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

十六

官紋錦飾

公家織

為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

郊廟牲牷皆代以麋

十六

羞始用蔬果

冬十月宗廟

無碍殿

十八年帝於

孤

獨園

普通二年詔置

鑄鐵錢

普通四年用給事中

奉

贖皇帝菩薩

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

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

救苦齋中大通元年

於重雲殿為百姓設

稱頓首

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

書並一野稻中大通三年秋吳興異香三隨風至中大通五

年正月南郊南郊令解滌之等到神光圓滿壇上及將行

奏樂迎神畢有雜色食頃乃減鑄十方銀像大同元年幸同泰寺

設無碍會雨灰大同三年正色象牙如來真形大同四年詔以東治

徒李肩之降大赦素輦大同五年賀琛請三郊俱用獻

生犀大同五年秋百濟國求涅盤經疏及醫工畫師毛

詩博士大同七年並許之望陵流涕大同十年

幸蘭陵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流水香潔陵旁有枯泉至

是而賦還舊鄉詩帝因石辟邪起舞中大同元年正月建

陵隧口青蟲食陵葉樹曲阿建陵略盡九伯錢詔外間多

可用自今羯磨太清元年幸同泰寺行坐師子講

金字三慧經帝升光嚴殿講堂寶馬頌神馬出太子

兩月相承如鈎太清二年正月朔憤風帝在荆鎮

便投効星馳不復寢食倍道麥二溢帝居文帝喪日涕

淚所洒松草變色帝拜掃山陵淨饌又立七廟堂月

燃燭側光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六藝備閑帝慕登逸

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
豆羹糲飯晚乃溺信佛道日

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
惟一一一木棉皂帳帝身衣布衣一冠三載帝被二年

旁無錦綺六宮褱褕三翟之外皆敝裂帝勤於政務孜

四更竟即勅把燭看事
執筆觸寒手為一一天地圖初齊高夢展而登殿顧

張一一而不識
問之答曰順子六龍守柱臺內有宿衛士為覲常見

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覲乃往
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覲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

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
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荷荷帝疾久口

得再曰一刺血書經穿心燃燈帝為法事人人讚善莫

一遂崩
不從風或刺血洒地或

坐禪不食游仙化生皆動帝捨身光嚴重雲殿

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洪範為妖紅席

海中有女官道士四五百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

紅鳥居下故以為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鐵鈎掛體沙

智泉一日一夜端坐不動三足鳥開講日有一集殿

縣楣三飛三集城寺荒蕪百濟國遣使朝貢見雙眉翠

色簡文帝方願豐下須髻如畫直髮委手執玉如意帝

不相分辨十行俱下帝讀書坐席盡爛居穆貴嬪憂

濕——露詩癖自序云七宮體帝文傷於輕夢吞土帝謂

害曰吾昨——試思之不害以重耳餽塊卒反鳥伏

晉國為言後賊卒以土囊弑帝○以上簡文帝紀

獸窮勸進犀函鐵盾同上七步三重同上止紂——咀痛茹

哀同罍筐同上郊祀配錢龍元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

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百僚戎服

——帝勅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

以聽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魏軍至吾忍死待公帝裂帛為

書催王僧辯曰——枇杷門魏軍大攻帝出——三絕帝工

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刻檀武帝崩逾年方發凶問

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刻檀——武帝崩逾年方發凶問

為像置於百福殿

次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錄

十九

內事之甚謹偷卷度紙性好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為常畧無休

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至達曉常眠熟大斷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一一帝必驚覺更令追

讀加以點毫便就帝文章一一不游手背生黑子帝背生黑子巫媼見

曰此大貴原陵五樹杏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有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寂

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一布帊梁王營遺尚書傅準監刑帝以前詩謂之

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慎護殞之梁王營使以一一纏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

帝時多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頽年月不便九十九洲終不修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一如此

江陵有一一一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

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兇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枝江陽之閭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以上元帝紀

鑄四柱錢

敬帝太平二年一當二十細錢○內申復用一抑揚

孔墨流連釋老

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淫麗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

——義罕踈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

口誦六經心通百氏

——有仲尼之

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以上論

陳本紀

朱衣捧日

陳武帝夢天開數丈有四人——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巨石皆

沒之發石舊有二十四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雷池君

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一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竟

一把子人何足可打景帝與諸軍進尅姑熟仍次蔡州侯

有紫色不可當乃以般舫貯石沈塞淮口水一合貿米

一升一升米貿絹一疋帝拒柳達摩于石頭絕其汲道又堙塞東門故城諸井齊城中

無水一炒米或一擣青擣黃柳達摩謂其衆曰頃

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檔一復一景懸鬲以繫

衣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耶齊軍至元武湖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

齊軍晝夜坐立泥中麥屑為飯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
足指皆爛皆是

麥屑為飯

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
皆是————以荷葉

襄而分給間以炊米煮鴨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一一一誓申一戰

炊米煮鴨

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
頭帝即一一誓申一戰

士及防身計糧數
人裹飯混以鴨肉
城南酒家
童謡云虜萬夫入五湖
使虜奴自晉

城南酒家

童謡云虜萬夫入五湖
使虜奴自晉

宋以來經綏在魏境江賞俘質酒是時以一一一別
淮以北南人皆謂之虜

賞俘質酒

是時以——
一人裁得一醉

別

捐梁主勅帝自今問訊**榮河**帝九錫文是以文武之佐
可施一一以近宸坐**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

勅帝自今問訊
以近宸坐

榮河

帝九錫文是以文武之佐
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

其金板一 鏤一 鴻姿同上 體得一 方趾一 圓顙同上 萬不遺一 粉潰同上

鴻姿
同上
一體得

方趾圓顙

同上
萬不遺一
粉潰
同上

赤旂所指祆壘洞開
雅筭同上公英
三山獠洞八角蠻

雅筭

同上公英
暮——

三山獠洞八角蠻

同上
 水寓之鄉火山之國
同上
 悠哉
 歸琛天府

同 上 邀 矣
一 悠 哉 一

歸琛天府

獻狀鴻臚

同上

雷奔電擊谷靜山空

同上

沙潰

同上

靈鉉

土崩

同上裁舉

亦抽金僕

箕張翼舒

同上

左甄

右

祇酋

震懾

遽請

灰

釘

同上

如烹小鮮

同上

戮

此大

瓜剖

豆分

同上

野

自八紘九

竊帝偷王

同上

連州比縣

仄食

同上

旦

公求

衣昧

郊庠

宗稷

同上

拱當

所

同上

之典

歲

蕤史牒

同上

書方

既

景煥

於圖

慚悸

同上

拱當

所

同上

者也

三鉉

同上

秩踰

司

燮諧

風雅

同上

鎔範

同上

然廊廟

疑

為世嵩瀛

同上

以公英猷

捨帝讓王

能

禪策裁遇

許由便

暫逢善卷

即以鷗尾有紫烟

永定元年

重雲殿

屬天

樟木流泊

被焚承

殿

極殿

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永定二年秋七月有十八圍長四丈五尺一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

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三年廣州言一瓦器

蟬盤帝尚儉素私饗曲宴皆一投籤階石上文帝令鷄

籤於殿中者一於一鎗然有聲殊淹弦望令嶺

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一以上文帝紀宣帝而奇之曰此人虎頭

表紛紜一此老虎頭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

○以上廢帝紀大建元年西衛獻青牛七年監豫州陳桃

貴也馬生角州獻一表瑞鐘六六年

百羅紋錦被桃根又上織成一一表

姓羅紋錦被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表瑞鐘六六年

郢州獻一採甘露九月甘露頻降樂游苑輿駕幸苑

一安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

南史職小錄

亭大貨六銖錢十一年初用二百年後當有癡人修破

我城者帝修飾都城為扞禦之備黃奴後主小字江水色赤

後主初立自建業至如血無隔輿阜至德四年詔各薦水黑

如墨南浦二年鄧州鐵飛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

雷出牆吾不欲見此人副使表彥聘隋竊圖隋文

曰麗服巧態後主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

者以從狎客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襞彩

箋令張貴妃孔貴人等八婦人言詩江總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稅江稅市

徵取采醴覆舟山蔣山柏林冬月常多有神自稱老子

時災異甚多凶多驗得酒輒醕之經三四年乃去

下有聲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之奈何帝蔣山衆鳥鼓

曰湖草舊塞忽然自通臨平一夢黃衣圍城後

又盡去繞城橘樹乃自賣佛寺為奴後主見大蛇中分首

變為血有血沾階至於坐床頭而火起有狐入其床

浮海上後主採木湘州擬造正寢棧至牛渚磯齊雲觀

起一國人歌曰一衣帶水隋文帝謂高頴曰我為

拯之乎投梯於江

隋文帝大作戰船人請密之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

彼若能改我又何求

詔書三十萬紙

又散寫徧喻江外諸軍

受叛蕭

初蕭巖蕭嶽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江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

中無一鬪船

後主召南平王永嘉王赴期明年元會命綠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

示梁人之來者由

吾自有計

韓擒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

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以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

身蔽井

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

三人同乘而上

既入井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呌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

我自迎接汝

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

苦其山名桃葉

及晉王廣軍六果乘陳船而渡

畢國主

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

鳥一足

有鳥一足集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

水不奏吳音

隋文帝每引叔寶預宴恐致傷心為

叔寶全無心肝

守監

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

不爾何以過日

監者又言叔寶嘗耽醉罕有醒時隋文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

嗜驢肉

隋文問監

者叔寶所嗜

日飲一石

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

此敗豈不

由酒

叔寶常待宴及出隋文目送之曰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

啟在牀下

未開封

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頴至日猶見

以上後

江東謂殺羊角為皂莢

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

主紀
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謂王僧辯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陳也而不解皂莢

之謂說者以為

隋氏姓楊楊羊也○以上論

南史識小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錄卷二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后妃列傳

佩子闐玉

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

椒闥

不建一叙

每就上求錢帛

文元袁后母家貧薄一上三萬五三十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

匹後潘妃有寵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稱疾不引被覆面
表后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復見上
視上良久乃一一一崩於顯陽殿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顏延之為袁后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

以致此兒形貌異常

袁后初生幼自詳視之使馳白帝

意焉

舉便欲殺之

掇慢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小小靈應表后有

殿戶應聲豁然開

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

曰先后有靈當知今日無罪就死

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裝飾褰帷以羊乃為

汝徘徊

帝謂潘淑妃曰

厄上壽

宋明帝少失所生為路太后所養供奉禮儀不異舊日及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

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油殿有司奏請路太后修

權施一剷出梓宮○通替棺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

以上宋孝武路太后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孝

武密取之假姓殷氏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為一哽恨孝

痛愛不已時有巫者能見鬼言淑妃可致帝令召之果

於帷中見形如生平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

然便歇帝尤於是不謂當今復有此才謝莊作哀策文奏之

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帝卧覽讀起坐流涕曰一以上宋孝武殷貴妃傳都輿馬相

下傳寫紙墨為之貴○

尚前廢帝何后父瑀尚武帝少女豫康公主豪競求進

無已何衍性躁動位黃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

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

次已曰車全書

南史識小錄

二

進無已○以上宋
前廢帝何后傳

外舍家寒乞

明帝宮內大集而裸婦
人觀之以為歡笑王皇

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
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

為樂之事其方自多

后曰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
儇弱婦

人為兄景文以此事語從舅謝綽曰后在家
玉柄毛扇

后賜後廢帝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醜害
帝嫌

豈得出入狡獪

令太醫煮藥將醜后

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
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以上宋明王后傳

御道

那得此草屋

後廢帝陳太妃建康屠家女家在建康縣
居有草屋兩三間孝武出行問尉曰

起瓦屋尉送錢見其美白孝武迎之不男
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孝武以陳氏

寵歌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人言明帝一傳止
故皆呼廢帝為李氏子○以上宋後廢帝陳太妃傳止

獻琴書

明帝為太子納妃江氏諷朝士州郡皆令獻物
多者將值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

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兩甌麻粥齊宣孝陳后生高
○以上宋後廢帝江后傳

人以乳驚因此豐足冬月猶無縑纈齊高家本貧為建
覺而乳驚因此豐足

每輟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起麪餅鴨臠永明中詔太
而奉膳甚厚后起麪餅鴨臠

皇帝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祭宣皇后薦肉膾
祭宣皇后薦

菹羹

祭高皇帝薦

茗糲

祭昭皇后薦○以上齊宣陳后傳
所嗜也○以上齊宣陳后傳

吞玉勝

高昭劉后母桓氏
夢一生后

雖女亦足興家矣

生時有紫
光滿室父

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助炒胡麻劉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

家狼狽共營祭食后一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白兔跳起劉后墓泰安陵墓工始下

插有一兔還栖其上一以上齊高劉后傳雞鳴埭齊武游幸諸苑園載

宮人從後車宮內隱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

瑯琊城宮人嘗從早發至湖獻中興賦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詞宋孝

武時一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云一以上齊武裴后傳

男左右文惠太子妃王氏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置

齊鬱林王陰華族弱鬱林妃何氏戰女也文惠太子嫌太后傳戰無男門孤不欲與婚王儉以南

郡王妃便為將來外戚唯須高胄不須鬪腕侍書人馬強門今何氏

美甚為何妃所悅常與一鏡在牀無因墮地何妃將拜較力鬱林以為歡笑

好年少女巫子楊珉之美貌何后與同寢處如仇儼珉之亦為帝所幸常居中及明帝

輔政與王晏等面請不聽又令蕭詵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坦之固請皇后與

可枉殺以上齊鬱林何后傳菖蒲花文獻張后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

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以上者當富貴因此女光高取吞之是月生武帝以上梁文張后傳

將有所妨武德郁后生時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乃於水濱祓

除化為龍郁后酷妬忌及終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采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

騰銀鹿盧帝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五

女村武丁貴嬪居月下紡績丁貴嬪少時與鄰女

嬪勿之覺也擘統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贈以

金環又丁氏以相者言聞於赤誌丁貴嬪生而有

體多疣子至武帝日春五斛郗后酷忌過貴嬪無道使

助者莫道猪狗子丁貴嬪生廬陵咸王武帝謂其父道遷

人以為笑以上吾家女師簡文王后幼而柔明叔父

以上梁簡半面妝元帝徐妃名昭佩無容質不見禮帝

文王后傳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

帝將至為——以洪醉她性嗜酒多——交杯接坐

妃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帝元

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她與淫通季江每嘆曰相直狗雖

老猶能獵蕭漂陽馬雖老猶駿捷——金樓子帝元

書白角枕時有賀徽者美色徐她要之於普賢尼寺——為詩相贈答

制——述帷簾皆白初她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徐她淫行

梁元徐她傳——一爪先折武宣章后少聰慧美儀容手功之喪則——富家公劉師知忌宣帝矯勅令還

○以上陳武章后傳東府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酸切後主沈后

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為哀辭文
甚一一〇以上陳後主沈后傳
微風暫至香聞數里

朝日初照光映後庭
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
十丈並數十間其窻牖壁帶懸楣

欄檻之屬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
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

每云女學士
後主以宮人袁大捨等為一一一每引賓
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一一一

與狎客共賦新
玉樹後庭花
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其
詩互相贈答
曲有一一一一臨春樂

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
飄若神仙
張麗華髮長七
尺鬢黑如漆其

光可鑑特聰慧有神采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盼
睐光彩溢日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宮中

遙望一一隱囊
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
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一一置張貴妃於

膝上共決之○以上
肴漿威屬餽資歲禎符顯瑞

徒萃衣不紋繡色無紅彩宮禁貶約
永巷貧空

同素室香栢文檉花梁繡柱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雕金

鏤寶照燭房帷趙瑟吳趨承閒奏曲以上

宋宗室諸王列傳

言音甚楚道憐素無才能揚州根本所寄先是廬

真為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

至重非道於聽望不足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

次定四庫全書南史識小錄

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政是我韞人才凡鄙特為明
長不親其事

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蔡
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

而在輿韞曰其庸鄙類如此令左右取酒肉進之
劣從子侯疾危

薦父彥節母蕭氏對之泣述嘗候之便禮云有疾飲酒食
令俟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

肉父子聚麀述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
唯有愁惓次訪其子對曰所謂

蓋謂麀露禪上廳事襲性庸鄙為郢州刺史放橫義宗坐
為憂也

德靈打人入行路之人尚不應爾彥節弟遐通嫡
義宗弟隱蔽免官

數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
節証其事彥節曰

同盡無容奉勅
衆以此稱之
兄肉中豈有血耶
廢帝為蒼梧王
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

韞韞問曰今日之事固當從兄耶
彥節曰吾等已讓領
軍矣韞拈臂曰
今年族矣齊高帝聞

而惡城上草
彥節子侯嘗賦詩云
所恨風霜早時成云此為
秋句後與弟陔

皆被殺
非三署不得上方榻
彥節既貴士子自
時人以此少之

故應為兒作計
彥節妻蕭思話女也
嘗懼禍敗每謂曰
君富貴已足

故及頑駮
彥節弟遐為嫡母暴亡有司糾之
遐人才甚
凡自諱名有同主諱嘗對客曰
孝武無道見

枉殺母其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義綦封營道侯
凡鄙無識始興

王濬常謂曰陸士衡詩營道無烈心
其何意苦阿父如
此義綦曰
以上長沙王

道憐三吏餉家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足為

宗室之表義慶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不復跨馬義慶

少善騎乘及加意斟酌文帝每與義慶適麗鮑明遠文

為古樂府河清頌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貢詩言

志鮑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一一人止之曰郎

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多鄙言

累句文帝以鮑照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

不然野廩入府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一

左右犯其徽

竟陵王誕有寶琴一誕罰焉

未聞以琴瑟為寶

琨之

時為竟陵王司空主簿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圍以觀父為

楚國之寶

一

五彩裹青石

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宏為聖主宏乘佛輿

天與已玉印當王蜀百姓云

何須苦惜

梁武以鄧元起代季連為益州刺史元起

典籤朱道琛請先檢校緣路奉迎遂歷造府退不失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

劉備

季連名兵筭之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匡社稷

安歸

數步一稽首

後季連降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

慕劉備而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以上營浦侯遵考傳

長安十陵是公家墳

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

武帝平關中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需王化於今

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云云捨此何之

使家公望絕

武帝遣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

歸諸將競斂財物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宏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

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

一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性情

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

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謝靈運顏延之慧林道人

並周旋異常故吏范宴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

與游耳

故不可使負荷非才

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

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德輕於才謝晦造義真義真器至重盛欲與談晦不甚

答還曰非人主也輕詔徐羨之等謀廢立次應在義真以義真

陵王義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義康聰識過人一聞必記稠人

廣坐每標題所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表淑嘗

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

今年柑殊有佳者四方餽獻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其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

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大供御者三寸意好晚乖僕射殷景仁為

帝所寵與劉湛素有俗才用南陽劉斌湛之宗也虛善而為義康所知

造同異

斌等每采殷景仁短長或一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

恨公不讀數

百卷書

義康出鎮豫章上遣沙門慧林視之義康曰野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

雉江鷗並入所住齋前

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

佛教自殺不復人身

遣中書舍人嚴麝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

乃以被掩殺之○

不過五醖盤

武帝性儉諸子飲食上彭城王義康傳

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與旁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

孔子廟栢樹

魯郡一舊

有——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蒼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

蠻船

義恭還朝上以御玉環大綬以在藩所服即位上

之賜重柵義恭與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郭扇

不得鹿盧形劍不得槩眊孔雀白瑩絳襖夾轂隊不莊

面舞伎正冬著袿著緄帶信蟠諸妃主不得六隊車前

過船皆下兩頭形不得擬象龍舟三脊茅大明元年

生石頭遊欵義恭性者不恒與人輒題後作原字義恭奢侈

西岸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近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

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

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鬼目粽廢帝狂悖無道義恭

辭求錢者一一一一一元景謀欲廢立廢帝

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

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為一一一〇以上江夏王義恭

傳

舌澀義宣生而

封送所餘

義宣常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其不識大體如此

狂酒

義宣於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與失旨其年正月便反

補天子魯

遣府戶曹送版

乃與癡人共作賊

魯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

誤人事

今年敗矣

却月城

義宣舉兵上先遣豫州刺史王元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

西兩岸為一營柵甚固

緣道求告

義宣軍潰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惟有十許人脚痛不

能復行就民僦露車自

誤云項羽千敗

義宣既入江陵仍出聽事見客

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

義宣一衆咸掩口而笑

無復神守

魯秀竺超人猶為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

義宣惛墊今日分別始自苦義宣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

獄吏曰常日非苦王義宣傳無鄙近之累衡陽王義宣幼而夷

簡一遂不食肉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

錢一千并拙書義季素一上聽使人帶苦而耕義季制豐噉肉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

蒐於郢有野略少醒日義季素嗜酒自義康廢後一門老

無此酣法文帝詰責義季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詣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

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簪帽盛堅無風汝於何得之○以上衡陽王義季傳

而墜幼生三日帝往視之應閤婢東陽公主

流光化為雙珠

女巫嚴道育通靈主白上求名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

箱——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

自生寒熱

道育為巫蠱鸚鵡

當嫁慮言泄嫁與府佐沈懷遠為妾不啟上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讓劬劬懼書告濬濬答書曰計臨賀不應

翻覆言語——也此邪佞之心故宜邪也

又使人

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

打退鼓

義軍至

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劬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剋而魯秀——軍乃止

下情由來所願

濬入劬謂之曰潘淑妃遂為亂兵

汝輩何煩復爾

縛劬送軍

門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蝦蟆車魏劬厲聲曰——以上元凶劬傳蝦蟆車太

武園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語多謬僻義最

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坐與人亦一語家人曰我自覺無復魂守○以上南平王鑠傳奈何

持此座與人義宣反上欲奉乘輿法物迎之誕風晨雨

夜誕反伏誅城內死者數千人城門鹿牀倒覆初誕為南徐州

刺史大風飛落屋失髻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

如此者數十人○閑素宏少而一塵於笥篋景素性儉兩宮

所遺珍玩名父之子齊武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一

以上建平西方公文帝諸子禕尤凡劣明帝與建安王

王宏傳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一汝便

為諸王之長時禕住西故謂之
作丈夫服禕奔魏唯携

馬自隨斷句禕在道慷慨為一曰白雲滿障來黃塵

手南望慟哭○以籠盛稱之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

上晉熙王禕傳尤肥號為豬王驢王東海王禕凡劣以口就槽廢帝嘗

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穽實之以泥水裸

笑擔付大官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與

蘇侯神結為兄弟明帝初以祈福助蘇兄及事平與

此段殊得神力○評米責錢休祐在荊州多營財

以上建安王休仁傳貨以短錢一百賦人

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
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

一雉不肯入塲車駕於巖山射雉引陰休祐素勇壯奮
蹴令墜

馬上遣壽寂之諸壯士追之日已引陰休祐素勇壯奮
欲闇與休祐相及

得近有一人自落馬殊不易壽寂之等拉殺休祐遣人
後因頓地馳白上行唱驃騎墜馬上

聞驚曰驃騎體大一齒遇休範素凡訥少知解
一〇以上晉平王休祐傳不為諸兄一〇以

上桂陽王不異吉人陳郡謝沈以諂側事休若沈居哈
休範傳母喪被起聲樂酣飲

哈有聲休若聽事上有二大白猜駭上以休若能諧緝
蛇長丈餘

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願後身不復生王家
恐一〇以上巴陵王休若傳

子鸞臨死謂左右曰——
——○以上始平王子鸞傳



南史識小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識小錄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錄監生臣王天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錄卷三

錢塘沈名孫

秀水朱昆田同輯

宋列傳

壞布裳為袴

劉穆之往見帝

無見踰者

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

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

大小必白

穆之外所聞見雖閭里言謠皆一二以聞

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

賓游

穆之愛一坐客恒滿布目耳以為視聽故朝野同

異莫不畢知

願公小復留意

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一然宣布四遠

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

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

不納不止

穆之凡所薦達

帝從之

百玉

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于武帝坐與齡石並答

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

思為丹徒布衣

穆之謂所親曰

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不相參涉皆悉瞻舉

穆之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

今日

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客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

聽受口並酬應

彌日巨時

又言談賞笑

書尋覽篇章

旦輒為十人饌

穆之性豪奢食必方丈較定文籍

未嘗獨餐每

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
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

此外無一毫負公

穆之嘗謂帝曰穆之

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損約
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

檳榔消食

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
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

江氏後有慶會戒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
江氏兄弟戲之曰君乃常飢何忽須此截髮

市肴饌

穆之妻復以此不對穆之梳沐

以金梓貯檳

榔一斛以進之

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

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今能見勸一杯酒不

河東王歆之嘗

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
謂歆之曰卿昔見臣

歆之因數孫

皓歌答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嗜食瘡痂劉邕性一

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似鰻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

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靈休與何勗書曰

劉邕向顧見敢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邕膳泥洹與

劉彪亡弟母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

五百錢為買棺以一送一送葬為有司所奏○以上劉

穆之偷數百萬錢何有劉式之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

傳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公以家人

於國粗有微分一王濬別駕時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

待卿劉瑀為始興王濬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

濬所言悉以告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

衣幘邁問其故瑀曰一一一一言無不盡卿外宣

洩我是公吏何得不啟白之

牛駿馭精

瑤年位本在何偃前初偃為吏部尚書瑤圖侍中不得與

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瑤策馭居後相去數十步

瑤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一一一所以疾

耳

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偃曰君馬何遲瑤曰駑驥羅於羈絆

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至千里答

安能長居戶限

上瑤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

青油幕下作謝宣明

面目

瑤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

朝廷不為多

士

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瑤又與親故書曰吾歡躍叫

呼于是亦卒

瑤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瑤疾已篤聞偃亡一一一○以上劉式之傳

輕言肆行

劉祥性

韻剛疎

不避高下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

司徒褚彦

回入朝以腰扇障面

祥從側過

曰

寒士不遜

彦曰

曰

祥

曰不能殺袁劉

安得免寒士

驢汝好為之

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

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

人驅驢祥曰

明王

如汝才人皆已令僕

明王

祥著連珠十五首寄懷其

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

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

以

令卿萬里思愆

廷尉齊高別遣勅祥曰我當原卿性命

觀戲常若未解

徐美之頗工奕棋

不復學問為長

美之嘗與傅亮謝晦

宴集亮晦才學辨博

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

歎曰觀徐傳言論

問訊車

美之乘內人

出郭

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

問訊車

美之乘內人

出郭

美之乘內人

出郭

出郭

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

問訊車

美之乘內人

出郭

美之乘內人

出郭

出郭

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

以錢埋宅四角

初美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

祖美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厄宜一一二

納布

衣襖

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一一

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今日有一頓飽食

湛之為彭城王義康所愛

及得罪事連湛之將致大辟湛之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吾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一一一一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

號哭湛之

伎樂之妙冠絕一時

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屋

宇園池貴游莫及一一一一

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

門生千餘皆三吳富

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

安成食臨汝飾

時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

靈休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

言少意

多音深文淺

湛之請罪疏

醜點

同上臣雖驚下情

難嬰伏

風亭月觀吹臺琴室

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

有陂水物豐盛湛之更起

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玩遊之適

繞壁檢

行

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死且決所立與湛之議連

○以上徐湛之傳

以搗衣杵舂其腰

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

算又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登殿不著韎

泰始中孝

——為書侍御史

移公牀

孝嗣在率府書卧齋北壁下夢見兩童子遽云——

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

取其蟬冕剥其衣服

東昏遣茹法珍賜藥孝嗣

卒于時凡被殺者皆——

以上徐孝嗣傳

丁部書

徐君

——問無不對

北路魚南路徐

君舊為梁湘東王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人

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譴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然其物玩次于

辯於辭令

君舊——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弘也

將非孫子便欲驅戰婦人君舊應教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特有輕

艷之才

君倩文冠一府

新聲巧變

○以上徐君倩傳

砥鋒挺錐

傅隆免徒

黃初妻趙議向使石厚之子日磾

之孫

稅侯何得留名百

寢便睡熟

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

濟

唱籌量沙

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于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

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

圖之以禳鬼

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

鷓鴣集船

道濟還鎮下渚未發有似

白浮鳩

道濟誅時人歌曰可

憐江州

乃壞汝萬里長城

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

斛乃脫憤投地曰

飲馬長江

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畏自是頓歲

南伐有一志○以上檀道濟傳之雖謝文通乃忝武達檀珪與王僧虔求祿書僕

一門一蟬腹龜腸同上羣從姑叔三媾帝婚而令子娃餓死遂不荷潤

為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同上人地

本懸同上僕于尚書不願內職檀祗性婚宦皆不殊絕

在外放恣○以上檀祗傳惡月王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祖猛曰此非常

兒昔孟嘗以一生而相將門有將帝謂諸佐曰鎮惡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

且鬪且語鎮惡軍人與劉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人取汝父

而惜馬毅倉卒無為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

抽擢

鎮惡北伐謂劉穆之曰我等因托風雲並蒙

亦卿之

舫北戶

鎮惡遣人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

開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

蒙衝小艦

鎮惡所乘皆

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去家萬里

鎮惡既至渭橋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

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

剔取飾輦金銀

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

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棄輦于垣側帝乃安

北人以方諸葛亮

王猛

之相符堅也

猛獸不如羣狐

武帝將歸留沈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

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瑾等也語曰——不事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以上王鎮惡傳

崖檢

朱齡石少好

百擲百中

齡石舅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剪紙方寸帖著

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舅畏之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不容

以兵刃相向

武帝討桓氏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

以上朱齡石傳

却月陣

義熙北伐朱超石為前鋒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

所殺畧帝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于河北岸為——事畢使豎一長白牀帝命超石以白牀

既舉即赴之

弱弓小箭

魏軍進圍超石先以——射之○以上朱超石傳

所至必

焚房廟

毛修之不信鬼神——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

絕味

修之入魏嘗為

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為太官令
便當巾幘到門朱修之

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為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我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

不忍問家消息修之經年而臨事清刻市銅

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市銅

官碧青勅御畫以上毛修之傳姿制傳弘之素習

馳道內戲馬甚有乳汁驚出未修之留戍滑臺魏將

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兒必沒矣

魏果以其天子邊人馮弘國敬傳詔海師修之泛海歸

日克滑臺呼為海師未至東萊舫

舵折風猛——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
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
得輒與佐

史賭之

修之在荊州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
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

未嘗儉刻無潤

修之——薄于恩情

此是貧家好食

姊在鄉里飢寒不立

修之貴為刺史未曾往贈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以
激之修之曰——進之致飽○以上朱修之

傳氣概高亮

王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
笑曰此兒——有太尉彥雲之風使

人有封狼居胥意

元謨屢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
聞王元謨陳說——

一匹布責人八百梨

元謨營貨利——

誦觀世音千遍

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則免元謨夢中
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

之不輟忽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元謨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

還至歷城江夏王義恭與元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耶虛張戰簿有司奏元

謨沒匿所得賊寶物七十老公孝武答元謨書申卿眉頭

同上聊復為笑想足以耳耳元謨性嚴未多鬚

者謂之羊孝武狎侮羣臣各有號之曰齟顏師伯缺齒

老慳劉秀之儉慳老倉元謨與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

元謨作四時詩曰堇荼供春膳菜漿飽夏餐爬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笏袖鎧除元謨江

以諸葛亮引滿促膝王瞻嘗詣劉彥節直登榻○以上王元謨傳日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

唯余二人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瞻嘗詣豫章王寢高論齊武帝時在

大牀寢瞻謂嶷曰王玄象為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

間垣內有小冢墳土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元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

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

事上聞元象坐免郡以上王瞻傳銜一餐而不忘

房叔安謂王元邈曰夫布衣韋帶之士灌佛劉敬宣八

歲喪母四月八日上金鏡敬宣乃下悲不自勝為吳賊

畏馬孫恩為亂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夢瓦土服

之

敬宣奔慕容德————覺而喜

獸班突騎

盧循逼建

曰九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

鄴敬宣分領鮮卑——置陣甚整

美才地

謝混————少所交

但令

老兄平安必無過慮

劉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

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

芒履長三尺五寸

敬宣嘗夜與僚佐宴

空中有投一隻——于坐墜敬宣食盤上——

那得此

副急淚

孝武令醫術人羊志哭殷貴妃志極嗚咽他日有問志卿————志時新喪愛姬答曰

我爾日自

畫輪車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方通車軸乃于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

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辛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

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以上劉懷慎傳

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

劉損

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泰伯廟時廟室頽毀垣牆不
修損愴然曰———即令修葺

乃復為鬼所笑

劉伯龍少而貧薄及為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

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
有命———也遂止○以上劉粹傳

伐馬芻

常負大束

蒯恩

兼倍餘人

馬士

恩每捨芻于地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

充——武帝聞
之即捨器仗

自稱鄙人

恩與人語常呼位官

素情

自許

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以———不推先之

心期久矣

順陽范瑑誠柳曰名

位不同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顏士遜——
——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以上向柳傳

一詠

一談自許以雄豪

胡藩因武帝出倪塘會劉毅請殺之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毅固以此

服公至于涉獵傳記—————加以誇
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

刀

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一一一一加以
伐措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

頭穿岸

征司馬休之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
令上藩以———劣容脚指徑上○以上胡

藩傳以浮蕩捕酒為事

劉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

輒越屋踰

墻回

康祖每犯法為郡縣所錄
一一一一莫之能禽

流血没踝

康祖與魏戰

劉康襄陽樂歌

劉道產在雍部政績大著蠻夷前後不順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

四劉

劉氏之居彭城者凡三里帝居綏興里左將軍
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

及延孫所居呂縣凡一
一〇以上劉道產傳

振拔塵滓

威能——異蹟均
——自致封侯

美

覽其行事可謂

於人間

世事多所不解

趙倫之居身儉素性

野拙澁

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

倫之入為護軍以為見貶光祿

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

載酒肴詣泰

如與虎狼居

趙伯符為政苛猛吏人畏懼

典筆吏

伯符為丹

陽尹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以上趙倫之傳

好騎屋棟打細腰鼓

蕭思話十

許歲時未知書

銅斗下得一死雀

思話初任

青州常所用覆在藥厨下忽于斗思話歎曰斗覆而雀殞其不祥乎

良材美器

文帝以弓琴賜蕭思話手勅曰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宜在盡用

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石上彈琴

思話常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于

相賞有松石間意

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終不為田父

于閭里

思話去雍州曰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帝戲之曰丈人

人使耶○以蕭思話傳

少有風氣

蕭惠開涉獵文史

比肩或三年不

共語

惠開意趣多與人不同

以偏奇相尚

惠開與汝南周朗同官友

善一一眼額

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冀常稱職但一往一一已自殊有所震

才疎意廣

惠開至蜀欲廣樹經畧善于叙述聞其言卧者以為大功可立一一竟無成功

虎

惠開在蜀嚴用威刑蜀人號曰一一

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

惠開

明識過人

投袂萬里

晉安王子勛反惠開集將佐謂吾荷世祖之眷

當奉九江

為責主所制

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

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低頭直

去無一人答者

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與興宗名位

畧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推屈慮興宗不能諳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及興宗遣人訪訊事

力二三百人皆

乃復低頭入中

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性素剛至是

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

別種白楊

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

甚美惠開悉剗除

雖壽百歲猶為天也

惠開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宵懷

○以上蕭惠開傳

盛設筵榻接賓

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有下山山下有項

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網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

數日見一長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旬日而卒○以上蕭惠明傳

任情通率

蕭惠

人間及居職並不自矜尚天然簡素

便有終焉之志

惠素在京口

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

惠素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

○以上蕭惠素傳

朝宗貴望

尚書令王儉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

不私能慕人

當時琅瑯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

赤松思

速思莊戲遲

善于大行巧于鬪基

置局圖

宋文帝時羊元保為會稽

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齊高

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

高齊

帝使褚思莊與王抗交賭。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于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品基永明中勅使抗。竟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品基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

品基

永明中勅使抗——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

事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

立身退素

七歲誦

楚辭

清身率職

洽———餽遺一無
所受○以上蕭洽傳

神舊

酷烈

惠休傳

蕭介與族兄琛從兄𪔐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

賞會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

梁武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

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

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

○即席之美也
○以上蕭介傳
整衣冠坐于宫坊

蕭允丰神凝遠容止蘊藉位太子洗馬侯

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

波駭

時寇盜縱橫百姓

性

命自有常分

允曰豈可逃而免乎

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

交

允行經延陵季子廟

辭理清典

因為詩以叙意

其清

虛元遠殆不可測

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以上蕭允傳

未是擇君之秋

當侯景之亂梁元為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蕭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

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

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

署名曰

引謝曰此是陛下假其毛羽耳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

引為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其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

位皆憚亦宜稍為身計引曰

著虎皮靴策桃枝杖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

優緩

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蕭琛啟其應行罰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

唯齋一

瓠蘆中有漢書序傳

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班固

真本

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琛固求得之

非隸非篆

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

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憤王

吳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一一甚有靈驗遂于郡

廳事安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

祠以軫下牛

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
充祭而避居他

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

各有家風

琛以恩舊嘗犯梁武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
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

陛下投臣

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

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
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

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
琛即答曰————上笑悅

宗老

上海呼琛
為——

少壯三好

琛常言——音律書酒

不解竈

琰性通脫常自一一事畢餘餽
必陶然致醉○以上蕭琰傳

茅屋蔬飧

雖外

衰

感而彌自沖約一
一一不改其舊
異常交
一一藏凝之與徐湛為一
〇以上臧素傳
撥繁
盾臧

異常交

藏凝

○之與徐湛為一
以上臧素傳

撥繁

盾臧

為人敏瞻有風力長于臧彪
臧厥臨政嚴百姓謂之
 雖

臧彪

一 減

厥臨

政器
以上

藏百

厥傳
姓謂

心

雖

復不肖實無情于樂

宋武入京城桓玄走令臧熹入宮
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

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
軍首建大義勛勞王室————○以上

臧熹
傳
善捕博意錢之戲
臧質少好鷹犬——
出面露口顏

傳臧熹

善捕博意錢之戲

臧質

一少

好應

犬

出

面露

口頰

項卷髮
質長六尺七寸

大丈

夫各

以孝

九
姬
竹

作門

戶
諸質

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何至以此中相輕臧趙皆外戚故云

尺牘便敏

封漉便與之

魏大
質求

武攻

以肝

胎就

生相鎖縛載以一驢

質與魏太武書曰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若不幸則

負近都市

乃作鐵牀于上施鐵鏡

魏太武大怒

破城得質

龍子幡

質禽元兇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

以荷覆頭沉于水出鼻

質說誘義宣反義宣敗走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

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

兵刃亂至腹胃縈纏

水草○以

方寸之內孝友異情

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

○以車中一覽訊牒

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叅軍有疾以晦代之晦

上論

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

晦從征司馬休之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

酬對

無失

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一時人以方楊德祖微

將不及

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

猶以一時頃有兩玉人

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

耳沿流三千虛館三月

文帝將討晦晦奉表言臣等若欲專權不顧國典便

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

悲人道

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晦建

業于路作

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

晦女為彭

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

紫石

英贊果然詩

謝瞻六歲能屬文為士歎異

喜霽詩

謝瞻作

——靈運寫之琨咏之王宏在坐以為三絕

吾家以素退為業

瞻謂晦曰——

——汝遂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

籬隔門庭

瞻乃與晦——曰吾不忍見此

本自遼絕

因宴集論潘陸賈充優劣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世之冠方之公閭——

特乞降黜以

保衰門

瞻言于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晦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

——幸於不永

瞻在豫章遇疾不療——

歸骨山足

瞻臨終遺晦書

曰吾得——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

欲加裁折

靈運父瑒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

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未有其方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

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勤容戚顏

謝瞻所生母郭氏自此衰止○以上謝瞻傳疾疇晨昏溫清——

嘗一變改一未納屨行屏氣語一疇母為疾畏驚而微賤過甚

年一○一如此者十餘一謝澹任達尚氣不營當世

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一澹常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

意不悅不以任寄一然沒黯之徒無用也一澹侍飲醉謂帝

但須委屈順者一帝大笑卿比之已為老矣一從子晦為荊州

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

為北府都督一晦色甚愧○以上謝澹傳安坐飽食然後應召一謝景仁留武帝食食未辦而景

召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

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一帝甚感之

輒吐左右人衣

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一

左右爭來受之

○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謝孺子與

王或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嘆曰

二刻便

就

魏中山王元畧還北梁武餞于武德殿賦詩三十韻

冒浪而進

謝述奉兄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

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

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亦無心

獨存因一一見純喪幾沒述號須至乃飡景仁愛

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彪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

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一一

其見重
如此

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

劉湛誅義康外
鎮將行歎曰

湛存吾所以得罪也○以上謝述傳
邈若墜雨飄似秋

帝

謝朓辭隨
王子隆牋

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同上屬

褒采一介搜

揚小
善

捨耒場圃奉筆兔園

同上故得

長裾日曳後

乘載脂

同上

清切藩房寂寥舊革

同上

輕舟反泝弔影獨留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同上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同上

候歸艎

于春渚效蓬心於秋實

同上

唯待青江可望

同上

朱邱方聞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同上

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同文無點易時荊州信去倚待朏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朏常輕江祐為人定復不急祐常詣朏朏因言

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傳祐問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其故云一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朏妻常懷刀欲報朏朏不

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

人才無慚小選一粗有才筆會稽孔顗手自折簡

寫之顗為孔珪草讓表珪以示朏無惜齒牙餘論朏謂

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一暗室未嘗有情容

謝方明嚴恪雖一名家駒劉穆之白武帝曰謝悉放還

家使過正

方明年終錄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

或是記籍

過言

左右綱紀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

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

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

朱千期請見欲討之方明謝五官不須入白囚自當反

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

○以上謝對惠連輒得佳語謝靈運每有篇章池塘生

春草靈運嘗于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

即得
吾語以高麗見奇
○以上謝惠連傳縱橫俊發
靈運
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
左第一
過于延之深密則不如也
唯以文義

處之

靈運多愆禮度朝

理人聽訟不復關懷

出為永嘉太守郡有

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喻旬朔

以致其意

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靈運移籍會稽修營舊業

放蕩為娛

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風

昔間士庶皆徧

二寶

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

談賞

靈運遣侍中自

以名輩應叅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

而已穿池植援種竹樹果

靈運

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

出郭遊行或一百六

七十里經旬不歸

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游娛

宴集以夜續書

靈運

為御史中丞傳隆奏免官

以文章賞會

共為山澤之游

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

人謂之四友

阿連才悟如此

惠連幼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謂方明曰

常兒遇之

飴以下客之食

時何長瑜亦在郡內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今仲宣

而
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以韻語序

長瑜為臨川王義慶記室

叅軍寄書與宗人何勗
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

者五劇言苦句

時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

鑿山

浚湖

靈運功役無已

幽峻

尋山涉嶺必造巖嶂

常著

木屐

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謂為山賊

伐木開徑直至

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

孟顓事佛精懇而為

靈運所輕嘗謂顓曰

何關癡人事

大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靈運又與王宏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顓深

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

回踵湖會稽東郡有

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

顓又堅執靈運謂顓非存利人政慮洸湖多害生命

露

板上演

志發兵自防

在郡遊放

靈運為臨川

一不異

雙珠

孟昶與弟顓並美風姿時人

超宗殊有鳳

永嘉

謂之

以上謝靈運傳

內史

毛

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

帝大嗟賞曰

聞君有異物可見乎

時右

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
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
其父名曰旦侍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
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閭待不得乃去
使人不衣

自暖

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自通其日風寒
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

辭氣橫出

超宗既坐飲酒
數杯

佛出亦無如之何

超宗在直省常醉上
召見語及北事超宗

曰虜動來二十年矣

司驢

超宗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
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

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
為是

落水三公墜車僕

射

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
射王儉驚下車超宗拊掌笑曰

投畀河伯河伯不受

彥回出水露濕超宗先在僧度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

不載

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超宗○以上

謝超南奔

謝幾卿于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謂之

與車

前三騶對飲

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

褰幔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登閣道飲酒歡呼

幾卿在省署夜著犢

鼻禪與門生為有司糾免

已見今徐勝于前徐後謝何必

愧于前謝

西昌侯督軍北征幾卿啟求行擢為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

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醉則執鐸

挽歌

幾卿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

肆情

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

取枕高卧

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

卿外還宿醉未醒

小遺下霑令史

又嘗于閤省裸袒

旁若無人

○以上謝幾卿傳

烏衣之游

謝氏居在烏衣巷混風

族子靈運等以文義賞會謂之

客兒

靈運小一錢

尺帛

混以劉毅黨見誅詔晉陵公主改適公主執意不

為之經紀生業事若在公

宋初公主降東鄉君還謝氏歎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

謂知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次定四事全書

南史識小錄

三

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啖魚肉沙門慧林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于得

充殷君一朝戲責

東鄉君薨遺財產千萬弘微一不取

混女夫殷獻素好擣捕聞弘微不取乃濫奪以還戲責或譏弘微以謝氏累世財產弘微不取乃濫奪以還戲責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身死之後豈復見關又曰今分親戚爭財為鄙之甚

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

弘微嘗與友人基友人西南基

有死勢後一客曰弘微大怒投局于地長鬼時有一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于地長鬼時有一

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簡而不失淡而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不流

弘微與琅琊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

次問弘微約曰
○以上謝弘微傳
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土
謝莊

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字內為一
各有分理離
赤鸚鵡賦
南平王
鑠獻

羣臣為
普詔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袁淑文冠當時作赤鸚鵡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
遂隱其賦

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

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
竊為陸

下杜郵之賜
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

爽別
上甚悅
公叔登臣管仲升盜
莊陳求賢
痛來

逼心氣餘如絃

莊與江夏王義恭牋

岌岌惛惛常如行尸

同上

閉帷

避風

同上眼患五月來便不得夜坐恒

在已不得不重

同上上官微命于天

下至輕

家世無年

同上

舞馬賦

河南獻為莊所上甚美

舞馬歌

又使莊作令樂府歌之

一往之苦不足為困

廢帝以莊殷貴妃誅

有贊軌堯門句遣人詰莊卿昔作殷貴妃誅知有東宮否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

一一

一一一一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

名子以風

月景山水

莊五子颺肅顯從淪世謂莊

一一

後來特達

謝朓十歲能屬文從父莊游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琅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一一一莊

撫肱背曰真我家千金

正應容之度外

齊受禪肱以侍中不解璽還宅武帝請誅肱高帝曰

殺之則成其名

但能作太守耳

肱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

不能作主者吏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肱弟淪為吏部尚書肱至郡致淪數

斛酒遺書曰

旌其素槩

明帝詔加優禮賜牀帳褥席奉以卿祿

角巾白輿詣雲龍門

梁武徵肱為侍中肱乃謝詔見于華林園乘小

車就席

小輿升殿

元會詔肱乘

以雞卵賦人

肱為吳興收

雞數千

遜節不全

謝肱為清談所少

數多劉寵

謝謏為東陽內史及還五

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

更以為愧○以上謝肱傳入吾室者但有清風

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謝諶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云云

豁朗

謝哲舉止

醞藉襟期
○以上謝諶傳

有簡秀之日

謝顯歷吏部郎
○以上謝顯傳

苟

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

謝淪與劉峻飲推讓久之峻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

其當有意

明帝廢鬱林引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淪淪與客圍碁每下子輒

云
還齊卧竟不問外事

何足以此懼人

明帝即位淪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

以兵臨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

彼上人者難為酬對

王晏甚憚謝淪謂江祐

此中唯宜飲酒

肱為吳興淪于征虜渚送別肱

指淪曰
長酣

淪建武之朝專以
劉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
為事與
肱得

父膏腴

武帝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為五言儉曰此生芳

蘭竟體

梁武帝目送謝覽良久謂徐勉曰覺——想謝莊政當如此○以上謝覽傳識意

過臣遠甚唯飲酒不及于臣

武帝嘗訪舉于覽覽曰——

滑石書格

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于學發講僕射

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薦之以沉重席焉東園

舉要何徵君講中

南門乃從——久著公望舉卒上曰舉非止歷官已進致詩往復

多亦人倫儀表——泉

石之美殆若自然

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

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

邵陵王綸于婁湖立園廣讌——

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
以上謝班史質錢謝儔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
舉傳○以因偃成敬當年○以上論
食乎○以因偃成敬當年○以上論
上謝儔傳

南史識小錄卷三